

女英雄的想像與歷史記憶

李惠儀

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教授

漢學中心獎助學人

明清易代的記憶與想像，在近現代史構成波瀾壯闊的迴響，或藉以激情勵志，或由此感慨興亡。晚清的反滿情緒，藉反清復明的故事推動和傳播；抗戰期間，有識之士多有借鏡鑒明末志士力挽狂瀾的敘述；明遺民的氣節，成為民族主義的先聲、政治抗爭的暗喻、爭取思想自由的投射。綜觀明清之際縷述反映世變的文字，其中一反覆重現的話題為女子與國難的關係。即以女子之貞淫美惡、雄邁與屈辱、自主與無奈演繹國族的命運及世變中人們自存、自責、自慰的種種複雜心境。爰及清末至二十世紀，此議題之延續與翻新，或可藉以窺探傳統與現代的銜接和張力。

本文將集中一主線，即女英雄的想像與歷史記憶。前半首先探索不同的歷史環境如何塑造歷史記憶，明季女英雄的壓抑與重構，如何應運而生。繼而由實入虛，分析清初文學中虛構女英雄所代表對晚明的批判、哀悼、辯護。如王夫之《龍舟會》雜劇，重寫唐小說《謝小娥傳》，以謝小娥女扮男裝報殺父殺夫之仇的故事，痛斥明季文臣武將不濟，兼寄寓亡國之痛，抒忠無路。與此取向相反的是吳偉業的《臨春閣》雜劇，吳劇為陳後主寵妃張麗華翻案——亡國妖姬變為憂勤國事的能臣，與鎮守邊疆的高涼洗夫人惺惺相惜。她們一文一武，雖不能扭轉乾坤，卻中流砥柱，代表晚明耽溺恣縱、尚情唯美之生命情調的「自贖」。復又自虛返實，討論「貳臣」筆下的奇女子：如周亮工追懷與他共守圍城的亡妾王蓀，吳偉業隱然推許為詩史的舊好卞賽，錢謙益頌美心懸海宇、力圖恢復的同心共命之人柳如是，背後均融鑄作者之自責、自解、和「自我詮釋」。而象徵意義之游移，正是與時代潛在對話的明證。如屢見清初詩文小說筆記，再現於《紅樓夢》及晚清短劇《妮嬭將軍》的林四娘，亦鬼亦人，時真時假，似強似弱，既幽怨又憤烈，或殉明或殉清或殉情，恰好表示明季女英雄是一個具彈性的象徵符號。

後半討論女性文學的英雄想像。明末清初是女性文學高峰期之一，已成定論，而女子如何思考己身與世變的關係，可直溯諸其文字。明清之際女性文學主流之一是憂國傷時的詩詞，例證具見徐燦（1618—約 1698）、顧貞立（1624—1685 年後）、王端淑（1612—約 1685）、劉淑（約 1620 年生）、李因（1616—1685）、周瓊等人的作品。也許是天崩地解的時代逼使她們超越閨閣婉約的語言，見證離亂，反思歷史，述往思來。於是眼界擴大，感慨遂深。政治失序似乎造就了不容於承平秩序的想像空間，於極少數女子，甚或予以伸展抱負的機會。書寫自己從戎靖亂的女子自是跨越性別界限，但談兵說劍，自我營構勇武憤烈形象，質疑性別界限的女性文學作品所在多有，並不限於這些女英雄。對性別定位的不滿，又往往是悲懷國變途窮的前奏和後果。同時，家國之感醞釀詩心之覺醒——即詩人對女性文學的自覺與使命感之提昇。十九世紀中葉女詩人寫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之際的國危家難，慷慨悲歌，繼續此傳統。及至晚清秋瑾（1875—1907）、徐自華（1873—1935）、吳芝瑛（1867—1933）諸人文字，雖少有直接指涉其明末清初之先驅，就意象與命題而言則是一脈相承。其繼往開來的契機，表現在她們對明季女英雄的特殊興趣，及對革命與性別互為因果的詮釋。

主講人介紹：

李惠儀(Wai-yee Li)，美國籍，哈佛大學(Harvard University)東亞語言及文明系教授。李教授對晚明至清代的詩詞文學及其中蘊含的女性主義、國族思想素有研究，著有專書 *Enchantment and Disenchantment: Love and Illus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* (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93), *The Readability of the Pas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* (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07)。李教授本次獲漢學中心獎助來臺，她的研究主題為「明清之際的女子與國難及其迴響」(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)。